

霍乱之乱

作者：池莉

1

霍乱发生的那一天没有一点预兆。天气非常闷热，闪电在遥远的云层里跳动，有走暴迹象。走暴不是预兆，在我们这个城市，夏天的走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2

我们在医学院学习的流行病学教材是一九七七年印刷的，由四川医学院、武汉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山西医学院、北京医学院和哈尔滨医科大学等六所院校的流行病学教研组，于一九七四年集体编写出版。

只有一个编写说明，没有版权页。

这本教材在总论的第一页里这么告诉我们广大学生：“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卫生路线指引下，我国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力开展了除害灭病的群众运动和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国在解放后不久便控制和消灭了天花、霍乱和鼠疫。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便基本消灭了黑热病、虱传回归热和斑疹伤寒等病。其他许多传染病与地方病的发病率也大大下降。”

于是，我们在学习流行病各论的时候，便省略了以上几种传染病。尤其是一二三号烈性传染病，老师一带而过。老师自豪地说：“鼠疫在世界上被称为一号病，起病急，传播快，死亡率高，厉害吧？我国消灭了！霍乱，属于国际检疫的烈性肠道传染病，也是起病急，传播快，死亡率高，号称二号病，厉害吧？我国也消灭了！三号病是天花，曾经死了多少人，让多少人成了麻脸，厉害吧？我国也把它消灭了！”

我们也就把书本上的这一二三号病哗哗地翻了过去，它们不在考试之列，我们不必重视它们。我们学会的是老师传达给我们的自豪感。如果有人问起鼠疫、霍乱和天花，我们就自豪地说：“早就消灭了。”

秦静同学与我们不同。她追在老师屁股后头提问。她问：“到底是控制了还是消灭了？是消灭还是基本消灭？”

老师说：“去看教材。”

秦静说：“教材上说得不明确，前后矛盾。”

老师说：“这有什么关系呢？”

秦静涨红着脸说：“有关系的。这关系到最可怕的三种传染病在我国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

老师说：“秦静同学，别钻牛角尖了。我从事流行病防治工作十五年了，走南闯北，从来没有遇见什么鼠疫霍乱天花。要相信我们祖国的形势一片大好。”

秦静的声音都发抖了，眼睛盯着地面，但她还是顽强地问道：“我想知道它们到底存在不存在？”

老师悻悻地说：“你问我，我问谁？”

秦静抹着眼泪跑掉了。晚上我在宿舍陪秦静坐了大半夜。我劝她说：“你提的问题很有道理，不要怕。你总是哭总是怕，将来怎么走上社会？”

秦静问我：“我们一定要走上社会吗？”

这倒问住了我。什么是社会？我不太说得清楚。我们是不是已经在社会之中，我也不大说得清楚。但是我还是好为人师地回答秦静：“那是一定的。”

秦静说：“难道我们现在不是在社会之中吗？”

秦静这个人就是喜欢钻牛角尖。她总是想都不想一下就针对人家躲避的问题逼了过去。

后来，秦静与我一道被分配到防疫站工作。我们光荣地成为了一名流行病防治的白衣战士。

在从事流行病防治工作的三年里，我们每天收到的疫情卡片几乎都是肝炎。肝炎的临床治疗就是那么老一套。不断的访视和追踪调查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每个病人都是在正常的城市生活中发病的。在传染病发病的高峰季节夏季，最多来一个痢疾或者伤寒的小高潮。痢疾和伤寒在临床上已经是小菜一碟，抗菌素一吃就痊愈。流行病学调查的价值一点没有，无非是夏季苍蝇太多和人们生吃瓜果太多。谁能够管得了夏季的苍蝇和瓜果的生吃？

枯燥的重复的日常工作侵蚀了我的光荣感和积极性，有理想的青年就是比较容易被现实挫伤。三年过去，我已经变得有一点油滑和懒惰。秦静不甘平庸，准备改行，她对病毒感兴趣，准备报考一位著名的病毒学家的研究生。

3

那天是我和秦静值夜班。下午四点五十分，我和秦静在医院的自行车棚里相遇。我们互相看了一眼，算是打过了招呼。朝夕相处的同事互相熟悉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这也不是我理想中的朋友关系。理想的友谊应该是心有灵犀，见面如同见到亲人的感觉。

我和秦静肯定是有着深厚的友谊的，亲人的感觉在上班的几年里越来越找不到了。

科室的人从窗户里已经看见了自行车棚里的我们，他们纷纷地脱掉白大褂，在新洁尔灭稀释液里洗手，准备下班。五点差五分的时候，科室里的人基本走光，只剩下科室主任闻达。

闻达主任猫在大办公室的小套间里，伏案写他永远也写不完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他已经追踪流行性感胃二十年了，同时还不断地增加着追踪研究的项目，如血吸虫病，钩端螺旋体病等等。总之他对所有的流行病都怀有着巨大的兴趣和热情。写作工作量极大的报告使他每天都要推迟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

间下班。可他的妻子认定他这么做主要是为了逃避做晚饭。有一次他的妻子吵到单位来了，闻达闻讯仓皇地向楼顶逃窜。他的妻子在顶楼逮住了他，将他的一只皮鞋从顶楼扔了下去。第二次闻达又逃到了顶楼，他的妻子又将他的一只皮鞋从顶楼扔了下去，凑巧的是，这两只皮鞋正好都被扔在了飞驰的大卡车上。从此闻达只好穿一双两只不同的皮鞋。因为两只皮鞋都是黑色，一般人看不出来。但是实际上一只是两眼系带的，一只是五眼系带的；一只是尖头的，一只是方头的。不过皮鞋穿得有一些年头了，尖头被磨得不那么尖，方头倒被踢踏得有了一点尖的趋势，猛一看倒也差不多。穿一双两只不同的皮鞋丝毫没有影响到闻达的工作情绪。他还是照样在下班之后写约摸一个小时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闻达的推迟下班对我们是有利的。我时常利用他替我们坐科室，而我们去尽快地做完例行的工作。我与秦静商量，我们两个人，一个去传染病房查房和访视，一个去洗衣房换值班室的床单，去供应室换储槽，谁回来得早谁就动手整理疫情卡片，然后，时间就是我们的了。秦静抢着说：“我去病房。”

我说：“那不行。得用公平的方式决定。”

秦静总是挑选去病房。去病房比较单纯。与病人打交道至少他们不敢不尊重你。洗衣房和供应室却非常势利眼，他们对临床医护人员态度好得近乎卑躬屈膝，甚至在高压消毒仓里替他们的小孩消毒尿布，为的是取得平时看病开药的方便。而对于不能够直接给他们带来方便的科室，他们却爱理不睬的，尤其是供应室，我们几乎每次换储槽都要受到刁难。他们说：“你们又不是临床，老是来换储槽做什么？大概以为敷料和棉球是洗碗洗脸用的吧？没有储槽了，两个小时以后来看看。”或者说“三个小时以后来看看”，时间的长短完全看他们的心情而定。我们科室谁都不愿意去换储槽，长期以来你推我，我推你，老大夫推给年轻人，现在我们年轻的几个都推给赵大夫。

赵大夫赵武装卫生学校毕业，早我们五年来到流行病室。因为他长得高大英俊，供应室的女人们对他一直比较宽容。目前供应室漂亮的女孩子小谢恋上了赵武装。他去换储槽，碰上小谢，竟然可以一只换回两只来。但是小谢对我们科室的女孩子一概地高度敌视。现在是我和秦静值夜班，我们之中必须有一个人去换储槽。如果不幸碰上了小谢，那就是非常倒霉的事情。

我和秦静只好用拳头划三次石头、剪子、布来决定。三次划过，我输了两回。我说：“倒霉！”

我们轻轻地走到小套间的门口，站在那儿，等待闻达发现我们。现在是他个人的时间，如果我们叫唤他，很有可能被他不顾轻重地吼我们一顿。如果是他主动与我们说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不近不远地极有耐心地靠在门框上，看着我们的科室主任闻达。

闻达主任头发凌乱的脑袋在满满一桌的书本、卡片和资料堆中微微摇晃，嘴唇嚅动，口中念念有词。从油漆斑驳的办公桌底探出老远的，是他瘦骨伶仃的长腿和那双穿着不配套皮鞋的大脚。闻达哪里像马来西亚的归国华侨，新中国第一代科班出身的流行病学专家？传说早在一九五六年，闻达只有二十四岁的时候，就西装革履地出过国，被特邀参加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年会。传说他戴的是金丝眼镜，穿的是乳白色的优质牛皮鞋。

传说他家里有相册证明他过去的翩翩风度和辉煌历史。我们科室没有人见过闻达的相册，但是我们站办公室的干事见过，是在牵涉到涨工资的问

题的时候，闻达的妻子背地里拿来给书记和站长看，以证明闻达过去的成就的。传说具有很高程度的真实性。这就更加伤了我们的心。我们多么希望从前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现在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老者，从而使我们感觉到我们事业的兴旺发达和我们生活的美好。现在这个样子的闻达，应该说直接影响到了我们对未来对理想的信心和我们现实生活的态度。我的不思进取和秦静的准备改行，还有赵武装的吊儿郎当，我想与我们拥有一个这样的科室主任肯定是有关系的。

闻达终于抬起了头，准确他说是抬起了眼睛。他戴一副小镜片的老花眼镜，架在鼻梁下方的鼻翼上面，以便眼睛在不需要使用老花镜的时候能够迅速地抬起来。闻达正是把他的眼睛从眼镜上抬了起来，定睛看了看，意识到了靠在门口的是我和秦静。他说：“你们不是值夜班吗？怎么不去工作？在这里看我做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

秦静不说话。她还是与在学校一样的腼腆和胆怯。但我深知秦静其实是瞧不起闻达。

秦静从心里瞧不起谁她就会用腼腆和胆怯的方式与之拉开距离。秦静可以老着脸死不说话，所以我只得说话。我说：“闻主任，我要去换储槽和值班室的床单被套，秦静要去病房。您能替我们在科室照看一下吗？”

闻达说：“又来这一套了又来这一套了！为什么你们要同时去呢？我安排两个人值班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流行病室二十四小时有医生监控流行病疫情。我给你们讲了多少次了？你们还是不重视，还是想偷懒。”闻达取下了眼镜，双手大幅度地打着手势，唾沫横飞地教导我们，“年轻人！不要自以为是！疫情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细菌、病毒以及一切的微生物布满了我们的生存空间，它们每时每刻都在裂变，在繁殖，借助空气、水、动物和昆虫等各种媒介在传播，没完没了地传播，没完没了地传播。”

秦静低下头，整理自己的白大褂。我望着闻达，努力地保持着谦虚的表情。只要谁能够谦虚地听完他的这一套老生常谈，他一般就会考虑谁的要求。

闻达继续说：“是的，也许我们等待十年八年，也没有什么传染病大流行，但也许就在忽然之间，它会冒了出来。没有传染病的流行是一件好事，这说明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水平在提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我们偷懒和懈怠的借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我们每天都要以战斗的姿态进行工作。”

我说：“您说得对，说得真好，我们深受教育。”

闻达说：“秦静呢？秦大夫，你好像不以为然？”

我瞪了秦静一眼，秦静说：“哪里。我天生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也感到深受教育。”

闻达用他挂在老花镜上方的眼睛严厉而冰冷地注视了我们一会儿，说：“好吧，我替你们顶一会儿的班。你们去吧，下不为例。”

4

时间在过去。闪电穿过了云层，接近了我们抬头可见的天空。暴风雨就要来了。

我很快就回来了。我抱回来了干净的床上用具，没有抱回储槽。供应室的值班人员是小谢。小谢用她漂亮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我，傲慢地耸

着肩膀说：“对不起，刚才有一辆交通车出车祸了，外科急需大量的储槽。值班院长指示我们要保证外科的储槽。

你们今天的储槽就免了吧。”

我说：“免谁的都不能免我们的，现在是疫情高峰期，上面有文件的。”

小谢说：“你可以把文件拿来给我们看看。”

我说：“给你看？一个小护士，你还不够资格呢！”

小谢说：“那我总有资格不换储槽给你吧？大夫。”

我回到科室就给外科拨了一个电话，我问刚才是不是发生重大车祸了？人说没有。

我把电话狠狠地摔掉了。闻达在我摔掉电话的时候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以为我接的是肠道门诊报告疫情的电话。他吼叫他说：“年轻人，即便永远都是痢疾和伤寒，你这种工作态度我也还是不能够原谅的！其实痢疾和伤寒也是相当有搞头的，只是你们不愿意去研究它而已。你这个样子这怎么行呢？”

我说：“你在说什么呀！”

闻达根本不理睬我，兀自气咻咻地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我要扣你的工资！”

一听要扣工资，我跳起来，在闻达的耳朵旁边大声说：“闻，主任，刚才不是疫情电话，是我在给外科打电话。供应室撒谎说外科来了车祸，借口不给我们换储槽。我刚才没有换到储槽！”

闻达半晌才说：“哦，是怎么回事吗？”

秦静从病房回来了，已经静静地在闻达后面站了好一会儿，这时才开口说话。秦静说：“闻主任，我们总是换不到储槽，这又不是第一次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听到声音，闻达猛地转过了身体。面对我们的抱怨，他显得有些尴尬，他软弱无力地信心不足地说：“我向站领导反映过多次了，我个人还找院长谈过。院长表态说一定会全力以赴支持我们的防疫事业。”

我说：“拉倒吧！我们连储槽都换不到，我们连最基本的敷料和棉球都不能得到供应，谁在支持我们？”

闻达说：“年轻人，你不能这么看问题，我们事业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医疗系读几年？最多四年，可我们卫生系却要读五年乃至六年。临床医生懂的我们都懂，临床医生不懂的，我们也懂。他们是什么？是操作工，看病开药看病开药，照本宣科，医院里都是活的进去，死的出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研究人员。我们防患于未然。我们不给人们带来任何痛苦而是保护人们免受疾病的侵害。我请你们想想，孰轻孰重，这不是一目了然吗？”

秦静隐秘地冷笑了一下，走掉了。

我说：“那好。您给我们去换一次储槽吧。”我把空储槽盒塞进了闻达的怀里。

冰凉的金属储槽盒在闻达的怀里仿佛变得滚烫，他的手哆嗦着，惊慌地四处寻找放下它的地方。我将双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请求说：“您就去这一次好不好？顺便把我们工作的重要性对小谢讲一讲，”

赵武装穿着旱冰鞋惊鸿一瞥地经过闻达身边，把闻达怀里的储槽盒接过去了。闻达恢复了常态。以少有的温和语气批评赵武装说：“你怎么滑冰

滑到站里来了？”

赵武装仗着自己救驾有功，厚颜无耻地说：“站里的水磨石地面比较光滑嘛。”

我说：“闻主任，您不去供应室为我们伸张正义了？”

闻达说：“你不要得理不饶人好不好？第一，我下班了；第二，我是主任，我不管这些具体的小事；第三，我的哲学是千万不要与小人一般见识。供应室的一个没有文化的小丫头，我怎么能够去与她计较。赵大夫去把这件事情处理一下。赵大夫比你们资历深，有经验得多。他会处理好的。”

赵武装说：“闻主任看人一向非常准确。”

闻达说：“比较准确，比较而已。”

闻达一边说着一边就退走了，我们目送他走到自行车棚。闻达骑上他那破旧的自行车，摇晃不定地穿过花坛，绕行在一群神气活现、穿着体面的医生之中，对比非常强烈。

秦静闪现出来，幽幽地叹了一口气。我说：“难怪人家说：远看是一个要饭的，近看是一个烧炭的，一问才知道是防疫站的。”

秦静说：“说得好！”

秦静的态度对赵武装打击很大。他脸颊上的斜拉肌跳动了一下，我装作没有看见。

赵武装吃过晚饭又来到单位，明显是冲秦静来的。秦静在前几天无意中说了句“滑旱冰倒是很有意思的”，今天赵武装就把旱冰滑到单位里来了。秦静也一定是意识到了赵武装对她的殷勤，她在故意打击赵武装。可我的自卑感是结结实实的。我原来以为我得到了一份特别理想特别崇高的的工作呢。我一点情绪没有，对赵武装和秦静说：“你们在这儿吧，我去整理疫情卡。”

秦静赶紧跟着我。说：“我也去。”

赵武装说：“这样吧这样吧，你们赶紧去弄完疫情卡。我给你们设法换来储槽。然后我教你们滑旱冰。闻主任呢，就是这样一个老同志，不修边幅，不拘小节，不太善于社会交际，你们千万不要瞧不起他。人家绝对有学问，绝对有志气，在中国的卫生界是有名的权威。我们在公众面前一定要抬举他，维护他的威信。在私下里，捉弄他一下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我建议我们得要有一点分寸。搞得他狼狈不堪，我们看着又触景生情，为自己的职业感到悲哀。其实那只是他的个人性格而已。尽管他学历最高，资历最深，担任着我们的主任，但是他并不能代表我们的事业形象。你们看我，在流行病室抗战八年了，入了党，有若干论文在卫生杂志上发表，生龙活虎，气宇轩昂，很好嘛。”

我讥讽地说：“秦静听清楚了吧？”

秦静横瞥我一眼，转过身去，看都不看赵武装。赵武装讪笑着，厚着脸皮按他自己说的计划去供应室换储槽。

赵武装果然很快就换来了储槽。为了解气，我立刻就钳出两块敷料去洗我的茶杯。

赵武装重又穿上旱冰鞋，在秦静的身边滑动，邀请她学习滑冰。秦静端坐着，看病毒方面的书，是一副完全无动于衷的样子。我洗罢茶杯，为自己沏了一杯茶，坐在值班室的电话旁边听磁带。当时流行歌曲在中国刚刚登陆，我对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外婆的澎湖湾》，程琳小姑娘的《酒干

倘卖无》等歌曲迷恋得一塌糊涂。我从窗户里看见赵武装像一只硕大的蜻蜓在我们大办公室的办公桌之间飞来飞去，围绕的圆心始终是秦静。而秦静始终没有答理赵武装。最后赵武装不慎撞进了小套间，秦静赶紧冲过去，反锁了小套间的门，然后收拾书本把自己关进了疫苗室。赵武装在小套间里面大声捶门，叫唤秦静。秦静只当没有听见。黄昏深深，夜将降临，一时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我看要走暴了，就去把赵武装从小套间里放了出来。赵武装说：“还是你的心地善良，我要教你滑冰。”

我说：“去你的。走暴了，快回家吧。”

赵武装说：“走暴了我自然只好回家。但是我希望你转告你的朋友，一个人不要太傲慢了，皎皎者易污， 者易折。”

我说：“易污就易污，易折就易折，与你有什么关系？”

赵武装说：“真不懂事。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赵武装说罢，跨上他的自行车，躬着背，一头冲进弥漫的风沙里。

大马路上的汽车都大开车灯，纷纷地掀喇叭。闪电如游蛇窜行在楼房的玻璃窗之间，雷声冷不丁在耳边爆响，硕大而稀疏的雨点砸在地面噗噗有声，行人四下逃散，呼儿喊娘。密集的大雨从远处忽隆隆黑压压地横扫了过来。我在单位的大门口看着这壮观的场面，把穿着凉鞋的脚伸到屋檐下接雨水。秦静悄没声地来到我的身边，躲在我的背后，把下巴颊搁在我的肩上。我们看雨一直看到电话铃声骤然响起。

电话是第十九医院肠道门诊的洪大夫打来的。她战战兢兢地说：“我们发现一例霍乱。”

我和秦静不约而同地对着电话大叫：“什么？请大声重复一遍！”

洪大夫扯着嗓子说：“我们发现一例霍乱！”

5

那天是我和秦静值夜班。因为在那天晚上的八点二十七分，我们接到了霍乱的疫情报告。因此，那平常的，不咸不淡的，被我经过一个就遗忘一个的日子，终于有一个被我深深地留在了记忆之中。包括那天的我自己：黑皮肤，胖脸蛋，小眼睛，模样长得很不怎么样，极爱抢白别人，喜欢出一点小风头，见识浅薄自己却浑然不觉，年纪轻轻就已经腻味了流行病医生的职业，但不知道干什么工作更有意思。

6

霍乱来了，在一个天气恶劣的夜晚，在它的踪影在中国消失了几十年之后。我们对它的一点认识仅限于知道它的厉害和可怕，教科书的这一章节是哗哗翻过去的。我和秦静傻了眼。洪大夫在电话里大声叫道：“喂，听清楚了吧？喂，喂。”

我说：“听清楚了。”

洪大夫说：“喂，我们该怎么办？”

我说：“洪大夫你是老大夫了，你说怎么办？”

洪大夫说：“我不知道，我没有见过霍乱。我只听说过以前日本人在东北发现了一个霍乱病人，就烧掉整个村子和全村的人。我是肠道门诊的医生，没有学过流行病。我只知道烈性传染病必须在收到化验单后立即电话通知你们，我是三分钟之前见到化验单的，我当时就打了电话，现在还在打电话，

我有记录。问题是现在怎么办？我还有没有责任做什么？”

我说：“洪大夫，你等等，别挂电话。肯定会有你的事情，在你们辖区发生霍乱了，这还了得。”

秦静在我和洪大夫对话的时候已经跑去拿来了我们大学的流行病学课本。课本长期在秦静随身背着的书包里，她的好学及时地解救了我们。秦静把课本翻到霍乱这一章，举在我的鼻子底下，我们俩急急地浏览，高频率地摆着头。本章开篇不久就有一句非常含混却又武断的话：解放后本病在我国已被消灭。秦静气愤地说：“消灭的时间，地点，和处理方法都没有写，太不科学了，简直是混帐！”

我悲愤地说：“对，混帐！”

书上既然认定我国已经消灭了霍乱，后面的论述就明显地就事论事，流行和传播的情况全是别国的。什么印度、巴基斯坦、埃及、尼泊尔、阿富汗、西太平洋至南亚次大陆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我完全晕乎了。洪大夫还在电话里声嘶力竭地呼叫：“喂，喂，说话，说话。”

秦静咬了咬牙，接过了电话。她说：“洪大夫，请冷静一点。你要以最快的速度将疫情卡和粪样送到我们站里来。我们化验室的设备比较专业，首先我们得确定到底是不是霍乱弧菌，别把别的什么菌和霍乱弧菌搞混淆了，大家虚惊一场。”

秦静的表现使我对她刮目相看，她平时不说话，关键时刻居然说得这么流畅这么冷静。秦静的行为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我也灵机一动，有了一点主见，对洪大夫说：“还有一点，病人现在在哪里？他有什么样的症状？现在我们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先把传染源，也就是那个病人给隔离起来。”

秦静激动地说：“对对，我差点忘了，隔离是最重要的，千万要阻断他对其他人群的传染！所有的烈性传染病都是要首先隔离传染源，这点是绝对必要的！”

洪大夫慌乱了，说：“糟了！粪样培养是现在才出的结果，病人前天看完病就回家了。我得赶快查看疫情卡，一找到确切的地址我就告诉你们。现在我先挂电话了，你们守着电话，千万不要离开啊。”

我和秦静同时说：“好！好！”

挂上电话的一瞬间值班室安静极了，我和秦静这才发现外面依然是大雨滂沱，电闪雷鸣，我们两人都在颤抖。我们是那么地兴奋和害怕。不知道刚才对洪大夫说了一些什么？说得对还是不对？我们眼睛贼亮，互相望着，嘴唇翕动着却再也无法说出话来。冰箱里有汽水。我去拿了两瓶，但怎么也记不起开瓶器在什么地方。秦静也使劲摇头表示不知道。我们都在紧张地挣扎着要从一个梦魇中突围出来。紧急中，我莽撞地在办公桌边沿磕掉了汽水瓶的盖子，随着嘭嘭两记爆响，办公桌被磕缺了一块。我说：“讨厌！”一旦说出了话，我顿时就清醒了。我把汽水递给了秦静。

咕咕地喝了几口冰凉的汽水，秦静也恢复了常态。我们的眼睛不再火一般地贼亮。

秦静说：“看来是发生霍乱了。”

我说：“可能是。”

秦静说：“真不敢叫人相信。”

我说：“是啊，但是就是发生了。”

我们可以比较镇静地研究问题了。我们决定把值班室的这部电话留给洪大夫，以及一切有可能打进来的疫情报告，秦静留守这部电话。我到离我们站距离最近的供应室去，用他们的电话报告我们的站领导。

这一次我没有敲供应室的窗口，而是毫不客气地直接猛扣他们科室的房门。小谢一开门，看见是我，脸色突变。我用十分强硬的口气对她说：“发生烈性传染病了，我得用你们的电话紧急报告有关领导。你要刁难，后果自负。”

小谢被我的气势压倒了。她半信半疑地揣摩着我的神情，但她让我进去了。

我接连打通了我们站张书记和祈站长家里的电话，向他们报告了霍乱的疫情。他们都是大吃一惊，都说马上赶到站里来，并且都问闻达知道不知道。我提醒他们说闻达主任不够安装电话的级别，没有办法通知他。张书记口气很大地说：“你赶快去医院的车库带车，把闻主任立刻接到站里来。”

我说：“张书记，我们在医院连储槽都换不到，还要得到救护车？”

张书记说：“我这就直接给院长打电话，他们不敢不出车的。霍乱来了，疫情如火情。你只管去带车。”

我刚刚回到防疫站，与秦静简洁地交流了一下情况，医院里的救护车已经呜呜地主动开到了我们的大门口，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一步蹬上了车，让司机直奔闻达家。

闻达正在家里拖地板。听着我上气不接下气的报告，他的愁眉苦脸渐渐地云开日出。

他对他的妻子说：“你听到了吧？霍乱！书记派救护车来接我了！”

他的妻子讪讪地无话。闻达扔开拖把，用命令的口气让他的妻子给他收拾两件换洗衣服。

他妻子说：“住单位不回来了，有这么严重？”

闻达说：“霍乱为什么又叫二号病？它是威胁人类生命的第二号烈性传染病。问题还在于，他们没有谁了解霍乱，只有我，我一直在研究它，明白吗？”

当着我的面，他的妻子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听他吹，行了，快去吧。”

看了闻达妻子迁就闻达的态度，我开始怀疑在顶楼上扔皮鞋的传说。我想日后我一定要找个机会直接问问闻达。

7

五层楼的防疫站蓦然间灯火通明。各个科室的人马全都连夜冒雨赶到了站里，大家对霍乱除了怀着恐怖感之外，其他一无所知。八大科室的一百多号人在站里挤来挤去，相互打听情况，雨水在地上被踩得叽吧作响。洪大夫已经送来了疫情卡和粪样培养基。

但是化验室不敢贸然地动作。一科室的人都在图书室紧急地翻阅资料。张书记和祈站长被大家大呼小叫地扯去询问。

“张书记，情况严重吗？有人死亡吗？疫点在哪里？”

“祈站长，我们化验室从来没有见过霍乱弧菌，而且不知道是否需要特殊的试剂？”

“祈站长，霍乱弧菌对哪些消毒剂敏感？我们消毒杀虫科应该作一些什么准备？”

张书记和祈站长答非所问地应付着大家。大家都非常地不满意，叽叽喳喳地议论他们不尽职责，于是到处是寻找闻主任的声音：“闻主任呢？老闻呢？闻达呢？闻老师呢？”秦静成了热门人物，她的身边挤满了人。秦静不停地回答着大家的提问，嗓子都嘶哑了，白脸挣得彤红。赵武装在一边护卫着她，给她端茶倒水，十分自豪的样子。大雨喧哗着下个不停，站里比大雨更加喧哗。乱哄哄活像汤浇蚁穴。

闻达的出现使站里顿时有了秩序。我大喊一声：“闻主任来了。”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了过来。有人自动地往后传达说：“闻主任来了！”

“闻主任来了！”

“闻主任来了！”

闻主任来了的消息一下子就传到了五楼，五楼图书室的人纷纷地跑了下来。张书记和祈站长见到闻达如见救星，与他紧紧地握手。说：“乱成一锅粥了，现在看你的了。”

在防疫站的大厅里，闻达看见一把椅子，便一把拖过来，不假思索地蹬了上去。闻达的举止并没有像平日一样遭到大家的嘲笑。所有的人都无心嘲笑什么。所有的人都仰望着闻达，心情悬悬地等待他说话。秦静担心地抓住了我的手。秦静肯定是担心闻达神神道道，话匣子一开就滔滔不绝，离题万里，有负众望，丢我们流行病科的人。我对秦静点了点头让她放心。在方才的路上，我已经听了闻达设想的处理方案。说实在的，人家闻达就是专家，就是不同凡响，我一下子就五体投地了。

闻达首先表扬了我和秦静。他的表扬之精彩是我们站前所未有的，其效果无疑于战前总动员。闻达说：“我们这两位年轻的医生，在教科书没有教学，在实际工作中没有遇到，在梦中都不可能梦到的情况下，她们接到了洪大夫的疫情报告。她们没有惊惶失措，没有推倭责任，处理得既迅速又正确。为什么？这是因为她们平时热爱防疫工作，热爱学习，自学成才的结果。她们是我们事业的骄傲。是值得大家好好学习的。是要请功表彰和涨工资的。如果大家都沉着冷静，一切行动听指挥，以最快的速度扑灭这次疫情，祖国和人民将会感谢你们，历史将会铭记你们，我闻达一定为你们请功！”

大厅里爆发出的掌声掩盖了外面的雷雨声。祈站长说：“老闻，快讲讲具体的事情。”

这些可以留给张书记去讲。”大家听了祈站长的话，一片嘘声，张书记连忙说：“老闻讲得好，讲得好。”

闻达说：“霍乱疫情，如洪水猛兽。我是要赶快讲讲具体方案。但是，我设想的方案还没有事先向党委汇报呢。”

下面立刻有人说：“现在还耗得起这个时间吗？”

“他们又不懂，汇什么报？”

张书记挥挥巴掌，大声说：“不用事先汇报了。党委成员都在这里，可以现场办公。”

老闻，你只管讲，能者为师嘛。”

闻达说：“张书记，那我就不客气了。”

闻达没有从椅子上下来，脚上两只不同的皮鞋显得格外醒目，因为他说到关键的地方习惯跺脚。不过依然没有人发出嘲笑。闻达异常的简洁，异常的有条理使大家统统折服了。闻达一口气宣布了八条意见：

第一，以流行病室为核心，组成一个紧急行动小组；其他各科室都听

从紧急行动小组的分管班长指挥，有令则行，无令则止。

第二，化验室立刻复查粪样培养基的菌落，再一次确认霍乱弧菌，具体操作由闻达指导。

第三，流行病室连夜出发，追踪病人，隔离病人并确定疫点。

第四，消杀科立刻准备好所有的喷雾器和充足的百分之五的来苏消毒液，同时准备大量漂白粉和生石灰。

第五，党办负责接待领导，上传下达，发出红头文件。协调车辆，保障疫情用车。

第六，站办负责后勤，协同专业部门购买一切所需的用品以及保证值班人员食物和冷饮的供应。

第七，指定专人二十四小时守候电话，疫情立刻上报国家卫生部，对外严守秘密。

第八，在处理霍乱疫情期间，各科室全部三班倒，一律严格实行无菌操作。

闻达说完，问张书记祈站长可还有补充的？张书记和祈站长都说：“很好很好。”祈站长问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大家都像吃了定心丸，放心地回答：没有了。祈站长有心思开玩笑说。他说：“老闻好像经过了多少次霍乱疫情似的，出口成章啊。好比老母鸡，屁股一撅就下了一个蛋。”大家开心一笑，各就各位，回到自己的科室去做准备工作。

刚才闻达一边说，赵武装在一边速记。赵武装似乎从来没有在工作上表现出如此的机智和周到。果然，人群一散，张书记找闻达要文字稿，说办公室要马上打印出来。闻达百密一疏，不觉一愣。赵武装站了起来说：“张书记，闻主任的文字稿在这里，拿去吧。”赵武装干得非常漂亮。我禁不住拍了一下他的肩。秦静终于对他露出了笑脸。闻达对赵武装说：“很好！”我们流行病室的人围绕在闻达的周围，磨拳擦掌，斗志昂扬，从来没有过的自豪之情在我们心中油然而升。

8

市里领导来了。卫生局的领导来了。与我们挂钩的这所大医院的院长副院长也来了，平时他们连换储槽的问题都懒得给我们解决，对于我们防疫站与医院在合作上的种种磨擦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一向经过我们防疫站都是不屑一顾的模样，现在的态度完全变了。他们非常地热情，非常地诚恳。居然拍拍我的肩，叫得出我的名字，也叫得出秦静的名字，好像与我们防疫站是亲密战友一般。

我和秦静是几分兴奋几分意外几分疑惑，赵武装悄悄对我们说：“别发呆了，我们的好运来了。抓住机遇，开动脑筋，想一想我们应该添置一些什么设备吧？现在不趁机武装自己，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赵武装果然比我们有社会经验多了。领导在陆续地到来，闻达在化验室的高倍荧光显微镜前火线培训化验员，办公室在抢着打印闻达的“八条”。闻达指派了一个发音准确、口齿伶俐、思维敏捷的图书管理员专门打电话，让她依照疫情卡上面的地址寻找病人的单位以及住址。一旦找到，我们将迅速出击。趁着这个空当，赵武装把我和秦静拉到了办公室的小套间里，启发我们将处理重要疫情所必须的设备与装备开出清单来。可喜的是秦静的书包也有这方面的书，她把书拿了出来，赵武装借机大胆他说：“秦静你太可爱

了！”

秦静没有再表现出她的反感来，她只是矜持地一笑，不搭腔。赵武装这就已经非常满足了。秦静对赵武装态度的微妙转变十分有利于我们三个人工作上的配合。我们形成了一个小帮派，可以亲密无间地商量许多的事情。我们把书在办公桌上摊开，同时结合闻达的八条处理方案，开出了一系列我们防疫站本来就应该配备的正规化的设备和装备。

如：隔离室，进出隔离室的消毒室，紫外线室，储藏疫苗的恒温室，正规的防疫用车，大中小号储槽，污物桶，全副防疫服装，包括白大褂、工作帽、飞行员眼镜、后面开口的白大衣、大口罩、外科手术手套、胶皮长统靴，等等。大大小小写满了三张材料纸。

写完了秦静又害怕，要把清单撕掉，说：“我们这不是胡闹吗？闻主任怎么敢向站里开这么大的口。”

赵武装扑过去抢秦静手里的清单，他们的身体发生着无声胜有声的接触和碰撞，秦静的脸红了，赵武装很幸福的样子。原来特殊的时刻可以催生爱情。这一发现令我觉悟到生活深处躲藏着许多有趣的东西。特殊的时刻比平时有意思多了。我转过身去，假装做别的事情，为敏感害羞的秦静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赵武装抢到了清单。秦静有一点撒娇地嚷嚷，说我们三个人应该表个决，按票数来做出决定。我支持了赵武装。我喜欢特殊的时刻，我们是太久太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了，的确机不可失，也许失不再来。

我们把闻达从化验室叫了出来，让他看了清单。他还没有看完就说：“太好了！你们想得真周到。我们太缺乏正规化了，所以一发生重大疫情，全都束手无策。看看化验室，牛肉琼脂都没有，怎么做培养基？以为细菌只在垃圾堆里生长吗？那是老百姓的一般认识啊！要想获得健康的典型的菌落，丰富的营养，合适的温度，合适的酸碱度，生长发育的时间，等等等等，缺一不可。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琼脂都发了霉，试剂不是品种缺乏就是过了期，连革兰氏染色都染得不好。哦天啦——”

我打断了闻达的话，我说：“闻主任，回头您让化验室也开张清单就行了，现在我们马上要出发了。这里面有一些东西也许马上就要用，您敢把它交给站里领导并且要求他们立即去购买吗？”

闻达说：“你这个小丫头，又来将我的军，以为我还那么窝囊？不！现在我有绝对的权威了。你们放心地去吧，我会马上让他们去办的。”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一号头头都赶来了。小车密密麻麻停满了我们的大门口。雨把它们打得一片响。防疫站是空前地热闹和繁荣。

闻达的“八条”已经抢着打印了出来，凡是进门的领导，都分发一份请他们审定。

他们看了，都说很好。都主动与闻达握手，摇着他的手说：“老专家啊，全靠你了。”

“老闻哪，你是我们的宝贝啊。”

闻达的回答反复就是一句话，他说：“哪里哪里，下有群众上有党。”闻达受宠若惊，飘飘欲仙。他走路变得格外轻盈，皮鞋不再像平时那样不知深浅地磨擦地面。他轻盈地上楼下楼，扣子不齐全的破旧白大褂在他瘦削的身体后面飞荡起来，使他像一只忙碌的喜气洋洋的燕子。

紧急行动小组成立了。张书记是组长，闻达是副组长。组员以我们流行病室的年轻医生为主，兼有其他科室的主任。祈站长负责后勤的一摊子。

但是他为我们主持了第一次小组会议。再三地说明张书记是把握全局的，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跟组行动；闻主任有权处理一切事务，事后汇报就成。祈站长问：“大家明白了吗？”

我们说：“明白了。”

祈站长说：“明白了就好。你们这些年轻人，平时太爱跟闻主任开玩笑，现在是一个特殊的时刻，你们一定要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要绝对服从闻主任的要求。如有违反者，杀无赦。”

闻达说：“祈站长，过分了过分了。关于疫情方面的法规是有的，不过轻易谈不上杀。”

祈站长说：“我开玩笑啊，比喻啊，这就是说你拥有绝对的权威啊。”

闻达竟然孩子般地朝我们挤了挤眼睛，得意地说：“哦，那是。我想我应该拥有绝对的权威。”

紧接着，考验闻达权威的问题就出现了。紧急行动小组派赵武装带队，由我、秦静和化验室、消杀科人员各一名组成小分队连夜出发去追踪带菌的病人肖志平。这时候时间已近午夜十一点。大家认为我们应该吃了晚餐出发，因为谁也预料不到我们将工作到什么时候。赵武装便兴兴抖抖地给食堂打了一个电话，说我们防疫站有五个人要马上吃晚餐。

这个食堂与供应室一样，也是医院的食堂，我们挂钩单位在这里吃饭叫做搭伙。他们对搭伙者一向不怎么样。所以人家食堂一听赵武装的口气，就烦了，说：首先我们晚餐时间是十二点，我们不会为谁提前开饭，其次按各部门的夜班表来看，我们只可能为你们提供两份晚餐。人家轻慢地说完，啪地扣上了电话。赵武装气得七窍生烟，转身就找了闻达。

闻达说：“什么？今后我们全站人马都是二十四小时值班，岂不都得饿着肚子。岂有此理！我今天非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不可！”

闻达当即上楼推开了党办会议室。市里、局里和医院的领导正在开会，他们研究的问题是准备在紧急行动小组上面再成立一个领导机构，叫做“二号病疫情处理现场联合指挥部”，副市长任指挥长，卫生局长、公安局长、医院院长、防疫站书记等任副指挥长，闻达说：“那很好，请指挥部的领导亲自给医院的食堂下一个命令吧。”

闻达抓起电话，拨了号码，然后递给院长。院长冲着电话就大发脾气：“混帐！疫情压倒一切！我要你们在五分钟之内把晚餐送到防疫站来！多少？有多少送多少！”

十分钟后，在我们的一片欢呼声中，餐车缓缓地推进了我们的站的大厅，一大桶香喷喷的鸡蛋西红柿汤，鲜肉包子堆得像座小山包。

9

救护车一头冲进了大雨里，以最快的速度朝市郊一个叫做“臭塘村”的地方飞驰而去。霍乱病人肖志平居住在臭塘村一〇六号。肖志平，男，三十五岁，已经一周没有去工厂上班，由人代交过肠道门诊的病休假条，该人此刻不知是死是活，臭塘村的详细村址不详。

最诧异的是我和秦静，我们议论说：“什么叫不详啊？”

赵武装说：“不详就是不清楚。”

这我就更加不相信了。我说：“一个大活人，有工厂有单位，怎么能够不清楚呢？从电影里面看，当个特务挺难的，随便改头换面躲在哪儿，总是

很快就被别人发现了住址。

肖志平未必比特务还阴险狡猾不成？”

秦静说：“是啊。如果村址不详，我们的车往哪儿开？”

赵武装说：“说你们幼稚吧，你们肯定不服气。刚刚受到了闻主任的表扬，许多领导和你们握手。你们哪里听得进我的话，但是实际上生活就是这样，不详的人不详的住址不详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往哪儿去？我们往大概的方向去。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寻找。

我们的任务永远在寻找。”

消杀科的老何击节道：“好！赵大夫说得有哲理！”

老何是一个从来没有进入我们视线的防疫站同事之一。他的年龄看上去在四十七八到五十七八之间，一口黄陂乡下话，一双塑料凉鞋从初夏穿到深秋，平时埋头捣弄他的蟑螂、蚊子、臭虫什么的，除了偶尔看见他在楼梯口向站领导赔笑脸之外，很少见他与本站里的同事交流，与我们年轻人更是形同路人。

我和秦静还有化验室的小刘不约而同瞥了老何一眼。老何尴尬地一笑，说：“对不起，我没有对你们说教的意思，你们有文化，是大学生，我没有文化，我不会随便说教别人的。我只是被赵大夫的话所打动。”

我与老何说话了，这是我参加了三年工作的第一次，我说：“何老师，我们现在在一个小组了，大家应该随便一些是不是？”

老何听我叫他“老师”，非常巴结地说：“是是。不过我的确没有什么文化，你们都有文化，不要计较我的粗俗就是了。”

赵武装说：“算了。老何，不要总是这么自卑。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我是中专毕业，怎么样，我打赌臭塘村会被我找到而不是她们这些大学生找到。”

秦静说：“那就走着瞧。”

赵武装绝对不会放过一次与秦静打嘴巴官司的机会。他说：“小生奉陪到底。”

救护车离开了马路，拐上了一条颠簸的碎石路。司机大声问：“是这条路吧？”

我们谁都不敢回答，只有赵武装说：“没错。直走大约一百来米，路边大约是一个养路段。我们到养路段去问路。大家谁有意见？”

谁能够有意见，追踪传染源是流行病医生的职责，老何和小刘平日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工作，他们是来协助采样和消毒的。我和秦静有责任，但我们本来就不知道臭塘村在哪里，更加上这么大的风雨，谁能够摸得清方向？我们没有人能够有意见。没有人吭声。

养路段到了。趴在车窗上看，荒凉的雨夜里一排黑默默的平房。赵武装让我们在车里等候，他下去敲门问路。我还是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的，更何况刚刚受到一系列的表扬，职业荣誉感空前高涨。我说：“我也下去。你一个男人，半夜三更的，别被人家怀疑是强盗。”

秦静说：“那我也下去。”

赵武装说：“太好了。你们来吧。”

赵武装首先下了车，站在车门口，牵我下车，然后又牵秦静下车。赵武装是为了牵秦静的手，才牵我的手的。我也是为了秦静与赵武装牵手，才把自己的手递给赵武装的，要不然，在我身后下车的秦静肯定不好意思让赵

武装搀扶她。为了成人之美，我变得善解人意了。一夜之间，一切都在生长与成熟。

我们打着雨伞，踩着泥泞，摇摇晃晃地摸到了养路段的门前。赵武装敲门，里头没有动静，我敲门，一敲里头的电灯就亮了。隔着房门问你们是在干什么的？秦静突然抢着说了话。说我们是医生，来寻找一个住在臭塘村的病人。里头说：“是吗？世界上有这么好的医生？”

于是房门打开了，一个男人侧身出来，反复地瞧我们白大褂上的号码，说：“我能不能记下你们的号码？”我们说你尽管记。男人露出放心的样子，拿圆珠笔在他的手掌上一一写下了我们三人的工作服号码。然后才给我们指出了臭塘村的方位，臭塘村有两个，一个甲村，一个乙村。甲村在东头，乙村在西头，两个村子相隔四五里路。由于目前正在修路，两个村子之间就不那么方便了，要从公路上绕，大约要绕十里路。

疫情卡上的地址没有写明甲乙。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要跑两个村。我一路走一路抱怨起来。秦静一不当心，滑进了水坑里，她没命的尖叫响彻夜空。赵武装一下子把秦静拦腰抱了起来。我从水坑里拎起了她的一只长统套鞋，里面灌满了泥水。

上了车之后，赵武装征求大家的意见，先去哪一个村？我说先去离我们近一些的甲村，如果肖志平在甲村，我们就免去了多跑路的辛苦和麻烦。秦静说：“如果不是甲村，我们岂不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掉头去乙村？”

自从赵武装抱起了秦静，她就一直平静不下来。她不住地甩着手指上的雨水，渴望说话。秦静的话使我犯糊涂了。我说：“去乙村要更多的时间吗？”

赵武装说：“那就先去甲村吧。”

我说：“好的，我就是这个意思。”

秦静说：“这是我的意思，你说的是去乙村。”

我说：“我随便行不行？”

秦静说：“我可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我摸了摸秦静的额头，秦静啪地打中了我的手，我们都咯咯地笑起来。大家都有一点头脑发热了。

我们花了四十五分钟到达甲臭塘村。村里的狗狂吠起来。有的屋里亮起了灯。三三两两的灯光也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没有臭塘、只有荷花飘香的安详的小农庄。我根本就没有下车，一是怕狗，二是我判断肖志平不在这里。肖志平是工人。他住在工人村。结果正如我判断的，乙臭塘村才是工人村。但是朴实善良的老农民一定要给我们煮荷包蛋吃。他们说要不是他们亲眼所见，谁相信现在的医生还会在天气不好的深更半夜，淋得透湿，寻起病人来治病？农民摸到我们救护车门口来了，说你们真像毛主席派来的。

老何说：“大爷，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过世了。”

秦静抢白老何说：“人家知道。人家说像呢，又没有说就是。”

很不容易，我们离开了甲臭塘村。赵武装和司机的口袋里被塞满了鸡蛋。司机一坐，鸡蛋碎了。司机触电般地跳起来，笑着说：“我日他妈！多新鲜的鸡蛋，农民伯伯的一片心意，我竟坐了一屁股。”

小刘冷不丁说：“都凌晨两点了。”

秦静说：“什么意思？”

小刘说：“没有什么意思，指出一个事实。”大家都快乐地笑起来，原

来小刘也是一个有一点幽默感的人。特殊的时刻真好。我这才开始真正地认识我的同事们。

我说：“秦静，你别故意引开话题。病人不在甲臭塘村。”

秦静噎了一下，狡辩说：“那也不一定就在乙臭塘村。”

原来秦静也是很会斗嘴的，看来是过去平淡的日常生活埋没了她。我说：“好吧。”

那就到乙臭塘村再说吧。”

想不到的是肖志平真的不在乙臭塘村。我们找到了他的家。把他的老婆孩子从熟睡中叫醒。他的老婆是一个农村妇女，迷迷瞪瞪地擦着嘴角的哈拉子，好半天弄不清楚我们的来意，她的小孩子在一边拼命地嚎哭。肖志平不在家，也不在村里，他在厂里，厂里有单身宿舍，有他的老乡，他住在那里。那里离这里坐公共汽车得一个半小时。我们恼火地质问农村妇女：“你男人为什么不住在自己家里？”

农村妇女说：“不为什么。”

看来生活就是这样：就是有人可以不为什么不住在家里。我们的确幼稚无知。

我垂头丧气地靠在墙上，对身边同样蔫头耷脑的秦静有气无力地说：“你赢了。”

秦静说：“我但愿是你赢了。”

我说：“居然有人经常不住在家里。”

秦静说：“不可想象。”

赵武装说：“现在可以说你们幼稚了吧？赶紧工作吧！”

老何背起喷雾器不由分说地将肖志平家里大肆消毒。小刘给女人两只采粪样的小纸盒，要求她和孩子解一点大便装在里面。女人说：“屙不出来。”

小刘说：“那是不行的！”

女人哀求说：“实在屙不出来。”

小刘说：“想一点办法！”

女人的倔强劲上来了，说：“这又不是别的什么事情，可以想办法的。”

小刘说：“哎，我们找你爱人都找了一夜了，送医送药上门，你还这态度？大便去！”

女人哭了起来，叫道：“说这样一些话做什么？屙不出来就是屙不出来。我们又没有病，又没有麻烦你来给我们检查，做什么像讨债的。”

我和秦静都跑过来帮助小刘。我说：“你这个女人好不懂事。你不配合，耽误的是你爱人。他现在分分秒秒都有生命危险。”

女人一听，呜呜地大哭起来，说：“医生，你们快去救他吧。”

我说：“还哭什么？快去上厕所呀！”

秦静和小刘帮腔说：“是啊是啊。”

女人抱起孩子，提着裤子跑了。过了一会儿，拿了两个采样盒来送给小刘。小刘说：“说拉不出来的，怎么还是拉出来了？只要人是活的，就还是可以想办法的吧。”赵武装说：“好了，小刘。赶紧上车吧。”

到了车上，赵武装又开始教导我们，他说：“好家伙，说你们幼稚吧，你们也够得理不饶人的了。要学会见好就收，拿到粪样就算了，你要是非得讨回道理不可，那你态度不好的名声可就出去了。”

小刘说：“哦，当医生的就该倒霉一些。”

秦静说：“好了。我们现在应该操心肖志平到底在不在单身宿舍的问题了。”

赵武装肯定地说：“在。”

秦静说：“何以见得？”

赵武装说：“事不过三。老天不会饿死瞎眼雀。柳暗花明又一村。物极必反。他要再不在，我看我们总得累死或者饿死个把人了。”

道理果然是这样的。肖志平在单身宿舍，正呼呼大睡。我们把他叫醒。问：“你的病好了吗？”

肖志平说：“没有。拉肚子拉得更厉害了，人一起身就打晃。什么医生，连一个拉肚子都治不好？”但他看上去情况并不是很差。

我戴上大口罩，拉低帽檐遮住光滑的额头，以老夫的口气训斥肖志平说：“还怪医生！为了你，我们都跑了一夜了。你呢？你怎么回事？看病的时候干嘛不写清楚臭塘村甲还是乙？干嘛好好地不在家里睡觉？你要知道你做得非常不好！知道吗？”

肖志平顿时老实了，他答：“知道。”

我们把肖志平带上了救护车。小刘喝令宿舍其他人去留大便，老何大肆消毒房间内外。初战终于告捷，赵武装问秦静：“还要走着瞧吗？”

秦静只望着赵武装笑了笑，累得再也无力辩论。我们相互依靠着进入了昏昏的半睡眠状态。

回到防疫站，旭日在东升。雨过天青，一切依旧。防疫站大门口的小车一辆都没有了。昨夜就像一场梦。要不是闻达走了出来，在台阶上张开双臂迎接我们的话，我真的会以为是一场梦的。

10

一阵扑鼻的饭菜香味把我从熟睡中引诱出来。我睁开眼睛，定了定神才发现我睡在大办公室的小套间。小套间已经被改造成了临时的值班房，里头挤了四张高低床。睡了八个昨夜一宿上班的女职工。只有秦静起床了，她把餐车推了进来，自己已经打一碗饭菜在吃，她故意坐在我的床沿上，一边吃一边将碗凑近我的鼻子晃一晃。碗里是红红的粉蒸肉和青青的黄瓜丝。趁她不备，我用手指从她碗里抢了一片粉蒸肉扔进了嘴里，我满口生香，那香啊，是我有生以来不曾品尝过的鲜美。我怀疑地说：“这是医院食堂做的菜吗？”秦静说：“我也表示怀疑，但问题是正是他们做的。”

我说：“我决心今后一定要在这个食堂吃下去。”

我们俩这么一咋呼，大家都陆续地醒来了。都纷纷地吸鼻子说香。老大夫们比较清醒，说：“哪里是食堂提高了水平，是你们饿了。你们从来都没有这样饿过的，当然香了。”

秦静说：“不是不是。现在就是比平常不一样。院长在食堂督阵啊，你们出去看看我们站啊，一切都变了样。一夜之间，万象更新了。”

秦静也是一夜之间万象更新的样子，她变成一个开朗快乐的姑娘。她让大家吃惊得面面相觑。

我们理想中的紫外线室已经有了，昨夜里我们外出用过的所有东西都在紫外线室里消毒。大厅里整齐地挂着一套套崭新的消毒隔离服，地上是一排排崭新的油亮的齐膝的长筒橡胶靴。仅半天的时间，整个防疫站旧貌换新颜，这简直比神话还不可想象。